

隱居通議卷十八

南豐劉堽起潛著

文章六

作文法度

春秋以後文章之妙者世推左傳史記而其文法乃有相似者蓋古人作文俱有閒架有樞紐有脈絡有眼目前卷屢嘗言矣今重宣其說以訓諸孫如左傳載宰孔賜齊侯胙一段有曰將下拜無下拜敢不下拜下拜登受連用四下拜不覺重複晉公子對楚子有曰其波及

晉國其何以報君其避君三舍其左執鞭弭凡四用其
字蹇叔哭師蹇叔哭之哭而送之凡兩用楚子問鼎用
德字作樞紐脈絡凡六用楚子縣陳猶可辭乎王曰可
哉因縣陳乃復封陳前後照應楚復與鄭平敢不唯命
是聽亦唯命亦唯命賓媚人對晉退師而曰云云而曰
云云敢不唯命是聽敢不唯命是聽皆再用晉三帥遜
功某何力之有焉凡五用晉復荀知罃用報字關鎖其
誰敢德其誰敢怨死且不朽亦死且不朽皆再用晉卻
至聘楚吾子其入也凡再用首尾照應呂相絕秦我是

以凡五用我字多用幾四十鄭子駟改載書終獲鄭
惟鄭何恃於鄭疊三鄭字成句晉士句平王室華門閨
竇凡三用關鎖駒支荅范宣子連用六我字臧武仲辨
詰盜絕又不能若之何不能將何以能疊三能字鄭子
產對晉徵朝凡五節貫串子產請晉輕幣連疊四賄字
四令名字貫串子產獻捷于晉我字凡十五用子產知
然明子產問政於然明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論人
心不同用學字關鎖首尾子產誅公孫黑大刑將至司
寇將至照應晏嬰論季世此季世也亦季世也照應史

記文法亦多如此略舉其概毛遂曰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云云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士云云勝不敢復相士公孫龍曰云云此甚不可云云此甚不可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云云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范睢曰臣又何患云云臣又何憂云云臣又何恥韓安得無聽乎云云韓安得不聽乎侯嬴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云云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云云勝也何敢言事韓安國傳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

后弗省也云云再言之亦是此例樂毅荅燕惠王書兩用受命而不辭兩用先王以爲然相照應李斯逐客書五用今字貫串七用不字左氏文法變化頗多史記只是此一樣擊首則尾應所謂常山蛇勢也

昌黎文法

韓文世謂其本于經或謂出于孟子然其碑銘妙處實本太史公也第此老稍能自秘示人以高故未嘗尊稱遷固至其平生受用則實得于此此亦文章士之私意小智也公嘗自泄其機矣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所

謂兩漢非班馬耶史記云勝不敢復相士云云勝不敢
復相士韓碑云汝何敢反云云汝何敢反史記荆軻傳
云軻真傾危之士哉韓毛穎傳云秦真少恩哉班孟堅
東方朔傳云奈何乎陛下韓銘云奈何乎公若此者殆
不勝紀然則世之工作文者固不得舍史漢而他求也
流俗無特見隨聲附和以韓文爲一出于經誤矣予嘗
舉此質之雲畚趙公公擊節歎服以爲確論

李盱江文

盱江李先生長江賦袁州學記高出歐蘇百世不朽當

與平淮西碑竝傳

詩文工拙

世言杜子美長于詩其無韻者輒不可讀曾子固長于文其有韻者輒不工東坡詞如詩少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名儒大才俱不免有偏處予謂山谷亦然山谷詩律精深是其所長故凡近于詩者無不工如古賦與夫贊銘有韻者率入妙他如記序散文則殊不及也

韓文公廟碑

嘗觀東坡作韓文公廟碑有曰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

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
鏞李逢吉之謗能使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
身一日自安于朝廷之上此正用史記龜策傳中語云
神至能見夢于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
盡當不能通使于河還報于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
能自解于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
衛平無言觀其文法正似相同

文法

漢武帝時齊人少翁以方術得幸封文成將軍後以事

敗誅而隱也又有樂大亦以方士進自言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論衡云氣勃而毒盈故食走馬肝殺人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遂拜五利將軍四可字乃文法也

取子異見

西山先生編文章正宗取周襄王拒晉文請隧一事爲辭命之冠又取祭公謀父諫征犬戎爲議論之冠其後東澗湯公漢編古文則取子產請晉輕幣爲第一又取

子產壞館垣爲第二蓋取子之不同如此近世編詩者亦然人各有見也昨見浙東有唐詩選數十篇率多平常而佳者反棄去殆不可曉平心而論則惟天地長留集所取爲當

經文妙出自然

經文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妙出自然不由作爲也左氏已有作爲處太史公文字多自然班氏多作爲韓有自然處而作爲處亦多柳則純乎作爲歐曾俱出自然東坡亦出自然老蘇則皆作爲也荆公有自然處頗似曾

文惟詩也亦然故雖古作者俱不免作爲淵明所以獨步千古者以其渾然天成無斧鑿痕也韋柳法陶然純是作爲故評者曰陶彭澤如慶雲在霄舒卷自如

詩文取新

語意不塵詩文之一妙也韓文公云惟陳言之務去夏
夏乎其難哉或曰是不難熟復莊騷卽不塵矣夫南華
經與楚辭二書經千有餘年然一展讀則煥爛如新學
文者能取莊騷玩味之又取世說新語佐之則塵腐之
病去矣

平園文體

後邨跋周益公親書艾軒林公光朝神道碑後曰平園
晚作益自摩厲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不盡惟艾
軒志銘極簡嚴有古意然予反覆熟玩其文平順典雅
則有之謂之簡古則未也因記壯歲與西園傳公共觀
某人文字其人亦試詞科傳公曰此文未脫詞科體也
予曰然蓋詞科之文自有一種體致旣用功之深則他
日雖欲變化氣質而自不覺其暗合猶如工舉業者力
學古文未嘗不欲脫去舉文畦徑也若且淘汰未淨自

然一言半語不免暗犯故作古文而有舉子語在其中者謂之金盤盛狗矢

曹子建論文

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逮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此魏陳思王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中語允謂名言世之露才揚已強辯護短者宜味之夫文章是非無有定

極人言果當何吝更改正不失爲己益也子建深明此理甚善惜不用之務學進道而止用之于作文其文又不能追于三代兩漢而止于組織浮麗爲三國六朝之體此爲可歎耳

序書

歐陽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記其前王荆公見之曰佛頭上豈可著糞山谷先生歎息以爲名言且曰見作序引後記爲其無足信于世待我而後取重耳此說有理然有遺論如何平叔序論語趙臺卿序孟子杜元凱序左

傳豈謂經傳不足取信于世必待此數人而後取重耶
李序韓劉序柳蘇序歐王舍人序曾亦豈謂韓柳歐曾
有待于此數公哉蓋序所以述作者之意非謂作者待
序而傳使作者果不足傳序顧足以爲重乎涪翁之言
未爲確論第恐當時序五代史者人不足重文不足采
故云爾再考序五代史序乃陳師錫也神宗甚喜師錫
之文每于衆作中見之便自認得常以錦囊盛之陳後
爲御史有大名繼回濮陽王正則學露雲鵬鵬鵬鵬

象山小簡

風露淒清星河錯落月在林杪泉鳴石閒薰鑪前引茶
鼎後殿方池爲鑑回谿爲佩冰玉明瑩霜雪騰耀則噴
玉新亭真蓬壺瀛洲也此象山先生所與張伯信小簡
也餘事文章信意翰墨而造語精俊如此真可爲法但
他人當此境界惟供風雲月露之資先生則內外齊觀
卽鳶飛魚躍之妙矣

記體

昔人謂韓文公作記止記其事而後人作記乃是作論
此語切當